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九十至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趙鳴皋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格物通卷九

明 湛若水 撰

儆戒一

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臣若水通曰九三以陽剛居正故有能乾乾之象乾乾健而不息之意敬也終日而敬體天理也至夕而惕若則敬之不息也敬也者存吾心天理之本體也一息有間則天理滅矣道不可須臾離也敬亦不可

須臾忘也敬則心存而理得順理則裕也雖危何咎焉傳曰君子終日對越在天其乾乾之謂邪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濟莫大於交通坎水在離火之上上潤下下炎上隂陽之氣交通故有既濟之象時之既濟若治平而無復為矣然亂常生於治思患也者患其亂之生於治圖之於無形也防諸已者嗜慾也防諸人者奸佞也防諸外患者寇敵也防諸紀綱

法度者僭竊而廢弛也凡踰越於天理之外者皆患也皆豫防之也身心為尤切矣邵雍曰防乎其防邦家之昌其永既濟之戒於無窮也乎

繫辭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臣若水通曰危者以危為心也亡者以亡為心也亂

者以亂為心也非深憂過計也所以存警戒也警戒存而保存治安警戒之所致也人君於安存久治之日存危亂喪亡之戒則驕奢淫慾不生故君德脩而王政舉矣安富尊榮之福臻矣有國家者宜慎之

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臣若水通曰震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故為震其象為雷重震故有洊雷之象雷之聲洊而重乃天之威也天無心而人心則因天怒而警省人心與

天一者也不恐懼脩省則與天不相似而棄天矣君子事天者也恐懼以自持思省其過而改之存心養性以事天也致中和以位天地也天人交應之理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與天一矣為天之元子者可不知乎

虞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

臣若水通曰此乃伯益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於帝舜之前罔失法度以下皆儆戒之意虞慮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謀圖為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百志猶易所謂百慮益言當四方無可慮之時人心易懈故當儆戒也此時法度易至縱弛故戒其罔失此時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此時任賢易以小人間之故戒其勿貳此時去邪必不

能果斷故戒其勿疑此時圖爲或行其疑故戒其勿戒凡若此者則百慮煕明方寸之間光輝明白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違道干譽咈人從欲之私皆能禁絕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夫四夷之歸由於無怠荒無怠荒由於儆戒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其效感化乎四夷之遠為人君者可不知所務乎

虞書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

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臣若水通曰此乃禹戒帝舜之言朱堯之子名丹朱所封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朋淫于家者朋比小人而淫亂於家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故曰殄世禹戒於帝舜曰無若丹朱之傲好慢遊作傲虐葢丹朱頟頟然晝夜不少休息無水而行舟朋比而淫亂以自滅其世也夫舜大聖人也不為慢遊傲虐豈惟禹知之雖愚人亦當知

之然惟聖罔念作狂況處崇高之位易至傲逸使一念之邪生則此一念便是慢遊便是傲虐便與丹朱無異矣故人君當防微杜漸日以莊敬自强然後可也

夏書五子之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臣若水通曰此亦五子述禹之訓以戒太康之意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

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太康乃不念祖訓而盤遊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安得不致有窮后羿之距而自取滅亡乎臣愚謂此六者乃庸君世主之所必犯有一亦足以亡國不必六者之兼備矣後之人君欲守祖宗之大業當以禹之訓自省而以太康之禍為戒

胤征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

明明

臣若水通曰此乃胤侯述先王君臣儆戒之意天戒如日蝕災異之類天所以警動開發人主者也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以災異警動之即此也胤侯誓師言先王嚴於事天見天戒則恐懼脩省克自抑畏以致謹於上而一時臣人百工又能戒謹常法各自脩省以輔於下由是君德益以脩明而災變不為之損矣故曰厥后惟明明觀堯舜有九年之水成湯

有七年之旱而無損於至德者何邪蓋由其存兢業勅天之心反躬自責之誠故也夫天居高聽甲至不可欺也後之人君遇上天之戒可不以誠心脩省而徒以文應天乎
商書仲虺之誥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以天命勸勉成湯也欽崇者恭敬奉承之意殖有禮覆昏暴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恭敬奉承乎天之道則能敬天矣敬天則與天合德天

命歸之故能永保其天命而不替矣爲人君者喜怒刑賞之間可不以欽崇爲心乎

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述成湯儆戒之政令以訓太甲

也制立也官刑官府之刑也墨者墨刑也匡正也三風綱也十愆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告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不儆戒則怠忽之心生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天理存亡之幾安危治亂之決係於一念之微爾可不謹乎

商書太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罔不祗肅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成湯之敬天者欲其法之也顧者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也即天理是也承者奉也上下神祇天神地祇也祗敬也肅畏也伊尹言成湯察見天理動靜食息常目在之焉故於奉祀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時無不敬肅也蓋天理無時無處不在此特其著見之大者爾其所謂顧諟即孔子所謂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則其心誠敬可以交於神明是故祭天地則能敬天地祭社稷宗廟則能敬社稷宗廟蓋罔不祗肅即顧諟之心發之爾人君為天地社稷宗廟百神之主其可不敬天明命以為感格之本乎

商書太甲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伊尹言上天無常親能敬者則親之人君動靜語默不使一毫之

慢則能敬矣敬則德與天合天豈有不親之乎

商書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將歸而告太甲之言也嗚呼嘆辭諶信也靡不也九有九州也嘆息而言天之難信以其命之或去或留而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惟德是與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去雖九州之廣亦以亡矣然則人君可不

脩德以永天命保其位於無窮乎

周書旅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因西旅貢獒而戒武王之言也德者己之所得也志者心之所之也玩者狎慢怠忽之意言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夫人怠忽之心生則狎慢之念起至於玩人玩物而喪其德與志矣可不戒哉

周書召誥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託周公達成王之言也皇大也以天之主宰而言謂之帝休美也恤憂也言皇天上帝既立商受為天子矣以其惡而改之故大國殷之命亦從而改焉夫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之命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嘆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夫敬

肆在於一念邪正之間而存亡關於天命人心之大

有天下者可不惕然起敬乎

召誥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

臣若水通曰此亦召公告成王之言也歷年永年也

延長也德者心之理敬者德之聚也言夏商歷年長

短皆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則德不脩德不脩則天命去矣故曰早墜厥命然則後之人君欲永命而歷年者可不敬德乎

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之言也敬者程顥云主一之謂所處所也敬者心之本體德者心之天理也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心無往而不一而德存矣謂之處所者乃出入起居之地以敬作

處所則是常戒慎恐懼而不能須臾離矣程頤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故纔間斷則非僻之心入而本心之德亡矣況君德不立何以為化服臣民之本故又曰不可不敬德所以致丁寧之意也為人君者可不敬以立德為萬化之本乎

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傳成王之言以告多方也聖者

通明之稱狂者愚惑之謂念者警惺之謂言聖而罔念之時則失其本心而為狂矣愚而能念之時則得其本心而為聖矣作狂作聖在於一念存亡之間可不謹乎

周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百官之言也言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未亂而為制治之策則亂可弭危不起於危而起於安未危而為保邦之計則危可免若至危亂之時則

緩不逮事噬臍何及此古昔聖王大道之世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心常拳拳於無事之時也有天下者所當知焉

周官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言居寵盛者則思危辱蓋盛則必衰滿則招損天之道也當無不致其祗畏茍不知祗畏則驕侈之心生亡身滅族之禍至入于可畏之中矣可不以盛滿為儆戒乎人

君之愛臣下亦不宜以寵利處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詩豳風鴟鴞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臣若水通曰此詩周公因三叔流言成王疑之故自陳其儆戒豫防之意託鳥言於天未陰雨之時取桑根之土纏綿堅固其巢之牖戸思患豫防如此今此衆人孰有因陰雨之至而覆巢取卵者乎以比國家於禍亂未萌之先及時而豫為之備則禍亂不能為

之患周公為此詩自陳其忠誠備患之悃以冀王之
悟也嗚呼以公之忠聖儆戒豫防如此而猶不免流
言之禍而成王之疑必待公作詩以自明如此成王
亦非明哲之主矣使無周公之聖自忘儆戒之心而
天不動威則王終不悟周之為周未可知也嗚呼危
哉後之人君又當以為儆戒
齊風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臣若水通曰雞鳴乃古之賢妃御於其君夙興儆戒

於將旦之時必告君以鷄既鳴而候朝之臣已盈滿矣然而匪鷄鳴也乃蒼蠅之聲而惕然若鷄鳴爾夫以蒼蠅為鷄鳴則警惕之心不溺宴欲如此可謂賢矣夫虛靈不昧心之本體豈待人而後能之也氣習物欲蔽之則本體昏塞迷而不知返天理滅矣故人君者外有師傅弼正之臣內有妃嬪僕從之賢無非欲以警省其良心開發其聰明則人心不死而天理長存矣夫惟有昧爽丕顯之聖學則乾剛不息而內

外將化之矣是又不待儆戒而存者也

春秋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臣若水通曰傳有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顧其心之邪正爾苟所好者正則見魚之躍淵悟道體之活潑見魚之洋洋則曰吾民之樂生得如是乎見魚之圉圉則曰吾民之困亦如此乎隨處知警容亦何妨若以為樂則戕心之斧斤也隱公為政春不省耕而恣情縱欲慢遊于棠觀魚為樂以蕩其心其能知警戒

者寡矣天理之存者寡矣向使克自惕厲體認天理則與天地萬物同體何者非樂奚必於魚邪而乃玩物喪志未見其能樂也人君欲樂物之樂不若能樂民之樂

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

臣若水通曰楚人滅舒蓼何以書志警也何警也楚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將爲中國憂也夫中國不貴其無四夷之虞惟患其無四夷之警無四夷之虞者

弛德忘備安而不安也有四夷之警者思患固封危而不危也知危而危者危可使平知安而安者易可使傾凡舒翏之滅春秋書之以為經世者之一警云

禮記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動幾也幾也者理欲之分而善

惡之原也君子知其幾而謹焉故能領惡而全好也是故長教者賊也從欲者荒也志滿者驕也樂極者淫也若是者欲之熾而惡幾之成也故在遠之而已矣狎而敬敬所忽也畏而愛愛所嚴也愛憎好惡不失其正也施仁從義必得其道也若是者理之充而善幾之成也故在為之而已矣毋苟得所以取義也毋苟免所以求仁也毋求勝所以養讓也毋求多所以養廉也若是者去人欲而存天理領惡而全好者

故在謹之而已矣然所以遠之為之謹之者敬也敬也者人心之所以不死天理之所以長存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人主可不知乎

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臣若水通曰此言凶荒之變君臣自貶損以憂民也肺者周人所重食必先祭不祭示不殺牲為戚饑也馬不食穀不以粟秣之也馳道天子所行之路不除

不敢勞民人也祭事必縣鍾鼓不縣言不敢作也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歲凶年穀不登則民無以為生災異莫此為甚君臣與民一體者也於飲食祭饗之供無不裁抑所以致憂恤於民而祈之於天也乃若遇此而恬不知脩省則棄天矣棄天者天亦棄之為人君者可不儆戒乎

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

樂

臣若水通曰玄端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之服也玄端而居者貴幽靜以養其心也史書言動者察身之得失也瞽幾聲上下者察政之得失也年不順成縞素無樂者察天時之得失以罪已也察焉則知所警知警則無怠荒而政治行矣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臣若水通曰敬者心之本體也心無時而不在則敬

亦無時而可忽手執虛器如捧盈焉身入虛室如有人焉言人心無一時而可忽也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斯之謂乎人君能存此敬則推其執虛之心而執天下之大柄可以不下移矣推其入虛之心則於深宮永巷儼乎法家拂士之在前敵國外患之將至矣臣於此不勝

拳拳

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僈焉如不終日

臣若水通曰莊者嚴於心敬者一於心莊敬則神完而氣固故日强安肆則神散而氣昏故日偷僈者參錯之意內不莊敬則心不專一而其身參錯不齊如不能終日矣况人君以一心應天下之變以一身臨天下之上苟不莊敬而日偷焉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豈不可戒哉

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歳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臣若水通曰天人上下一氣感應者也其兆有五所以致警戒之道也故天有日月星辰之變動人有吉凶之變遷也天地有星辰封域之分野人有妖祥值

遇之感應也時有十有二歲之相人有先見之妖祥也天有五雲之物色人有水旱豐荒之祲氛也天有十二風之和戾人有乖别之妖祥也此謂之五物五物者天地人相與流通者也達上下而一之者在君身君身不脩何以反凶為吉化妖為祥轉荒為豐哉故洪範以人應天而取必於五事故曰詔救政謂上告于君不徒告也稽君身無不脩以弭其變也又曰訪序事謂下謀於臣不徒謀也稽臣職無不盡以相

夫君也如是則君臣儆戒克謹于天政無不舉而祥瑞至矣

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臣若水通曰大卜灼龜而命之有八者何也以盡天下之變也曰征者何也卜行師之勝負也曰象者何也卜天象之妖祥也曰與者何也卜與人共事之成

否也曰謀者何也卜謀事與人之得失也曰果者何也卜事之成與否也曰至者何也卜人之至與否也曰雨者何也卜時之陰晴也曰瘳者何也卜疾之進退也是故欲有卜焉以此而命于龜也卜之龜筮之著考之夢則國家之或吉或凶可以前知矣果凶咎歟不可坐待其變而必進告於君使之恐懼脩省而祈之於天也故曰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故為君者幸毋曰天變不足畏可焉

格物通卷九

格物通卷十

明 湛若水 撰

儆戒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臣若水通曰書云貴不期驕禄不期侈此處富貴者所以不可不儆戒也能儆戒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然後富貴可保社稷可安而人民可和矣為人君處富貴之極者可不戒乎

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

臣若水通曰此門人記孔子所謹之大事也然而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何所往而不謹哉學者於身心體認之功固當終日乾乾焉可也先儒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此尤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念云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臣若水通曰所不及與失之者皆謂道即天理是也蓋學貴乎有恐失之心而後有日新之功不日進者必日退理固無中立者故自脩者必能時時省察其功之進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之切猶恐其或失乎前功焉則天理常存而日新又新人欲無得而間之矣聖賢地位何患不能到哉否則或作或輟終不足以進於道矣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望道未見

皆為此爾

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

臣若水通曰如見如承敬之至也夫敬德之聚也能隨處警省而體認焉則天理存而仁不外是矣故程顥曰夫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學者其可不究心乎

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臣若水通曰有知難之心則不難矣所謂圖難於其易也禹之告舜曰后克艱厥后夫子之告定公曰爲君難意蓋出於此也夫舜大聖也猶相與儆戒如此此古之聖王不以天位爲易居而必求盡乎君道故能使四方風動萬國咸寧可不儆戒哉否則易心乘之天理已失荒淫暴虐將無所不至幾何而不至於喪邦也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臣若水通曰天命即天理也於此畏之則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者豈容有一毫之不至哉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者惟隨處而加體認之功則隨在而致其謹畏矣雖然君子能畏乎此則有以得乎天命至於心廣體胖則又有可樂者存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至於從欲而危則豈勝其戚戚之憂哉故欲得君子之樂者當先存君子之畏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臣若水通曰觀此可以見羣聖人之學矣夫聖人之學心而已矣羣聖之所以為聖者亦惟憂勤惕厲之心須臾不敢自逸而已矣夫理無定在惟敬則常存心具生意惟勤則不死人心不死則天理常存矣故

曰堯舜也只是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夫怠惰荒寧者人欲肆而天理亡矣豈不大可哀哉噫敬怠之間聖狂由判此志聖學者所當自勵云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臣若水通曰此所謂道兼體用理一分殊而言也以其原於性命故不可離戒慎不怠之謂恐懼不忘之謂不可睹不可聞者道之體即謂無聲無臭者也二

其所字皆有所指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君子察識乎此敬以存之則有以養其中中立而和出焉則所謂大本達道一以貫之推而達之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而學之能事畢矣易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人君為天地人物之主可不致力於此乎

左傳成公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臣若水通曰蠻夷內侵上無弔亂舉世不憂而惟季文子憂之庶亦知警矣獨不思所以弔亂之方乎在昔治至堯舜極矣禹之戒舜猶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春秋盟主不知有上徒以怠荒趣之是亦亂而已以亂弔亂其何紀極幾何而不淪胥為蠻夷也邪中

國有道守在四夷端有望于今日

國語周語召公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若水通曰召公穆公虎也典樂典也史外史也師小師也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誦謂箴諫之語也近臣謂驂僕之屬也補補過也察察政也夫公聽則明

偏聽則昏故君失之者臣得之父失之者子得之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言當悉有衆善也厲王徒得衛巫以監謗是自蔽其耳目而塞其聰明也為人君者可不以召公之言而自儆乎

周語單襄公曰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臣若水通曰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茂勉也帥循也勉循其德尤恐隕越戒慎之至也况不循德者可不恐懼乎陳靈公罔念妃匹而率其卿佐以淫於夏氏

朝有政弗卹門有賓弗禮怠棄孰甚焉其顛隕死亡無日宜哉比深可為為人上者之戒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

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臣若水通曰文伯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織也祖習也地德所以廣生師尹大夫官也掌以善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以秋分糾共也刑法也少采黼衣也載天文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

者即就也怠慢也憾恨也凡若此者皆憂勤愓厲之意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所以昭聖功也故天子至貴不廢宵旰之勞朝脩陽政夕治陰教日中序外事日入課内績是以身安而化成也一或不儆而怠勝敬焉丹書凶危之戒可不鑒哉斯理也自天子至於士庶一也

晉語趙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

臣若水通曰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也純壹也德不能服人必致冦故非福也當猶任也雖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禄為和樂也能和樂則不為幸也趙襄子德不足以來逺而卒有伐翟之勝臨飯色恐亦足以見其幸致之福不足樂也然其論福德之言亦庶乎知儆戒者歟後之為人君上者其毋以幸致之福自安也哉

晉語士蒍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

臣若水通曰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可以及事若夫後時而戒則緩不及事矣商銘有之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故君子作事謀始斯永終譽若驪姬棄天違人迂求賈怨以是承君之恩是謂不豫不豫則不給不給則後悔無及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之謂也爲人君者其可以溺於目前之欲而貽不及之禍乎惟聖

明深思而豫戒之以成聖德幸甚

晉語范文子曰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臣若水通曰文子范燮也工矇瞍也列位也兜惑也風采也臚傳也妖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謡術道也夫士資諍友繩愆違也君資諍臣防驕寵也故大禹設

鞀周公握髮恒慮呂言之不聞蓋人之心有所儆則覺覺則善心生無所儆則昏昏則邪心生大聖且不忘箴戒況中人乎文子言考德必於觀民審政存乎風聽以盡儆戒之術真可謂至言歟使趙武聞言而信則晉之三恥豈必逞之鄢陵哉甚矣儆戒之術為人主者不可不深致意也

晉語范文子曰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

臣若水通曰偏猶言有一也在外外有患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兢兢業業故不待外患之警而自泰然故無内憂也若非聖人則必有外患之警而後能脩省故内憂不作也范文子重有感於鄢陵之役以為去外患孰若存之而為内恐懼脩省之地也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為人君者其可不因外患而自警乎

晉語知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臣若水通曰知國晉大夫知氏之族也物事也夫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故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君子惟其慮也遠故通亦不泄惟憂也大故細行是矜寡乎好大喜盈自謂八柄由己豈知晉陽之難基於藍臺之宴乎夫然後知知國之言真藥石也有國有家者為深長之慮其可以不謹於近小乎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

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箴刺也儆戒也長大夫士衆士也規規諫也旅賁勇

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事謂戎與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懿即詩大雅抑之篇也衞武公年將盈百而不忘規戒之辭其惕厲之心如此此天理之所以長存而為大賢也歟此所以為有斐君子而民之不能忘也彼子亹以老耄遂諉得非武公之罪人歟後

之為人君者其尚以武公為法以予璽為戒

漢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
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若水通曰九年之水堯曰洪水警予七年之旱湯
以六事自責自古帝王未嘗不以儆戒而興治也堯
湯大聖且猶儆戒而况其下者乎漢之文帝此詔其
亦庶幾近之矣然儆戒與不儆戒乃聖愚之所以分
而治亂之所起係於一念之微爾王安石乃曰天變

不足畏者豈非長君之惡乎

漢武帝征和四年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稱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也知而悔者百

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臣竊謂人主知改與否乃在一念之通塞覺與不覺之間爾故曰無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為秦矣危哉

晉惠帝太安元年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臣若水通曰懲既往之愆則思將來之善而後愆可免矣嵇紹之言忠矣惜未有遷善之路上無以開昏愚之君下無以塞驕横之門時不知納而從之而亂亡隨至夫豈不宜哉

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庚申詔羣公卿士各言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曰聰賊猾夏梓宮未還不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二失也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

謟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萬機未整風俗偽薄安得朝有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且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臣若水通曰日陽精也君象也日明于晝照臨下土猶君主中國統御萬方也日出于夜則晝夜反易陽失其所以為陽君失其所以為君天地古今之大變非常者也熊遠三失之說豈足以盡其咎哉天地反

覆華夏擾亂冠履倒置曠古所無之禍者矣而一時君臣於此而不知儆烏乎能儆

晉成帝咸康七年劉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左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

臣若水通曰晉室播遷雖王謝諸人皆以江左為安者無懲戒前愆之心也飲酒盤遊豈有中原之思生民之念乎劉翔使臣也懇懇以生民宗社為言所以愧晉廷諸臣多矣

晉穆帝升平五年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説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

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臣若水通曰虐政之害人也淺而近邪道之害正也遠而深故虐政使人知警邪道使人心肆范甯之論王弼何晏似過而不過也然而學術者政事之本故孟子論詖淫邪遁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夫桀紂之虐政亦王何之流弊也後之人

君主正學之權者可不有戒於斯乎

王猛病中上疏秦王堅曰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儆與肆而已矣儆則為戰兢臨谷之心以保有大業肆則為投鞭斷流之志而大業以亡夫然後知王猛之言為藥石也

晉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苻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

臣若水通曰大禹聖人也而惡旨酒一念好惡天理人欲興喪於此焉分喪德喪邦酒誥盡之矣趙整之言婉而能警其古之善諷諫者歟

晉武帝大元十四年徐邈與范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

哉

臣若水通曰語云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自古有之矣至於讒諂並進善惡倒置而禍亂由之是誠不可不戒也戒之何如學而已矣學則本心明而是非不惑不學則本體昧而何以鑑人為人君者尚知所本哉

晉恭帝元熈元年凉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宫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凉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寛簡今入歳以來隂陽失序風

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濬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有失德人諫不及乃有天譴所以致儆戒也凉敢嚴刑重役天垂戒於上臣進諫於下而不之悟卒以亡國殺身噫可畏哉

格物通卷十

格物通卷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儆戒三

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敢自恃其尊而畏天憚臣可

謂能自儆矣然而從度敗禮乃有為庸人之所不為何也不察天理之正爾天理不察而外施仁義徒用智以服人卒成霸功尚望其上合天心下副人望邪魏徵之徒初無格君之學而徒以繩愆補過為能其視商周一德之君臣何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鄉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

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不可不戒也人主有儆戒之心固足以進德業而保大位矣太宗貞觀之初中國人安突厥入朝乃曰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得而不忘喪安而不忘危推是心也何所不至然貞觀之美雖

庶幾成康而無學問擴充之道所以漸不克終也故儆戒善矣擴充要焉

唐太宗貞觀五年康國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逺之名無益於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為也遂不受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爾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君治而不忘亂安而不忘危所

以存儆戒也太宗因康國來附深懷勞民之慮而絕之其亦近是乎雖然他或以兵克而郡縣之者豈今乃悔心之萌乎抑亦未能充其類也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内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鑒善不如鑒惡以其懲戒之心切也鑒

惡之心不切則其為善之志不勇矣故觀其宮室則思峻雕之戒觀其臺榭則思瓊瑶之戒然而不善者未之有也詩曰殷鑒不逺在夏后之世其太宗之於煬帝之謂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曰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

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臣若水通曰人之常情無所懲於前則亦無所戒於後故太宗恭儉之心以懲創於隋亂之初也漸不克終之咎以自滿於貞觀之後也後之人君又宜鑒戒

於斯云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上問侍臣曰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若水通曰創業實難守成不易二者一道也故人主常念創業之難則思守成之道矣二者並行而不悖可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願治之君其留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寇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古人儆戒無虞正以此爾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間治化極矣而猶曰儆戒無虞

推而至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充此念爾太宗以二喜不忘一懼得非唐虞儆戒之意乎然而君臣無精一之學故徒有一念之善而不能擴而充之此所以雖一致貞觀之治而漸不克終後之人君有志圖治而不講於聖學者又當儆戒於斯焉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

黙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宫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也

臣若水通曰記有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和歲豐民物安阜然後祥瑞可致彼高宗宜因荒歉兵侵之災恐懼修省可也而乃封泰山五嶽勞民興役可謂無忌憚者矣中外以言為諱者幾二十年而李善感獨能直諫人皆有鳳鳴朝陽之稱而高宗不知悔悟後世聽言之君尚鑒之哉

唐則天垂拱元年秋九月巳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稱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可不儆哉

臣若水通曰夫地陰道也臣道也女道也地而出山

武氏以臣妾主天下陰陽反易之徵也武氏不知儆所謂利其災矣舉朝四方不能言而反賀焉號為慶山所謂矯誣上帝者歟文俊布衣能言之一時之臣又寧不厚顏乎

唐玄宗開元二年張廷珪等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經術端士樸素崇

而鄭聲遊獵之事遠矣玄宗即位再朞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自教法曲於梨園又選妓女置宜春院於西內其溺意於淫聲艶色甚矣張廷珪等上疏以為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其遏人欲以存天理之意亦切矣惜乎體認天理之學不講而徒經術端士樸素之崇無克復之本至使天理不足以勝人欲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晚年霓裳羽衣之好又益甚焉吁可鑒哉

唐肅宗至徳二載李泌曰建寧廣平之事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爾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内憂懼作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録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諸心以自儆何必形於外也

臣若水通曰詩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知所戒李泌述雍王黄臺瓜辭以告肅宗而肅宗惕然知戒矣帝欲書諸紳泌以不若識諸心將順其美矣廣平王之功不危而良娣之忌譖不行有以也夫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能言人所不能言皆藥石也果能從其言而識之於心豈非國家之福哉

唐憲宗元和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木

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
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廪空虛此正陛下宵
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
臣若水通曰佞臣惟恐君不樂忠臣惟恐君不憂樂
則肆肆則慢天忽民而可憂者至矣憂則敬敬則畏
天卹民而可樂者至矣觀諸吉甫與絳之言而忠佞
見矣幸憲宗之明有以别白之也嗚呼後之人君於

臣下之言尚毋喜其徇已而惡其逆已也哉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刼下邽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御也

臣若水通曰鎮撫百姓爕理隂陽此宰相事也賊刼下邽關中少雪而宰相以為無事可宴樂是佞臣也宜以上方劒斷其頭以示中外宣宗知其說之非而

以為憂亦可謂知所儆戒者矣惜其不能正佞臣之罪而旌趙璘之忠與不知儆戒者同爾唐之不競有以也夫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冬十月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夷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

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優詔奬之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天變之不測由人事之不順也人君所懼者天爾誠知所以懼天變則知所以脩人事矣人事脩則天變消矣康澄直言人事之不順為可畏而曰天變不足懼蓋以勸其君脩人事之實而不知又啟其君忽天變之心非所以論天人之理也

劉向說苑曰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臣若水通曰福者禍之伏也是者非之始也治者亂之起也是故君子福而不忘禍是而不忘非治而不忘亂憂勤惕厲之心未嘗一日而少懈也然不知所謹則患不旋踵矣益曰儆戒無虞君天下者可不念歟

劉向曰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憂懼惟恐不足

臣若水通曰天人有交勝之理禍福有倚伏之機何也其所由來者漸矣不知其萌而謹之則福將日替而禍將日熾矣可不畏也惟能反之於心而乾乾以終日則人可勝天禍可使福故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惟明主獨觀禍福之原而謹之於豫可也

劉向曰楚莊王曰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至言而恐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益陳儆戒之道而歸之無怠無荒蓋處尊位未至於過也而恐過者存焉得意未至於驕也而恐驕者存焉聞至言未至於不能行也而恐不能行者存焉故或須臾儆戒之不存則是怠荒之所由起也楚莊王其知儆戒之道乎人君知此三者則必觸類知儆而無怠荒焉庶乎免矣

班固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改過脩德深思慮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天如子之於父母不可不識父母之心也天心仁愛人君人君貴識天心而已苟能識之災變雖洊見而儆戒之心彌篤如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起敬起孝安有父母之心不可回者乎子不改故父之心斯不得而不逐之矣君不悔過則上天斯絶之矣有國者儆之戒之哉

韓文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

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揬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埜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崛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葢以謂不足為而不為爾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於思則其禍也有間矣彼

之崛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乗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臣若水通曰韓愈守戒之言其知道乎原患之成而起於無畏要治之本以歸于得人夫無畏則肆肆則不豫開敵之隙因其自為之爾惟畏則心存心存則慮審得人而備自有不容已焉者畏之所生也則又得人者之本也是故安危之道豈遠乎哉畏肆之間而已矣冦敵之馭崛強之防天子諸侯其道一也古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有備故無患也而況危亂之秋乎若愈之言可以為萬世人君告也

格物通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格物通卷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徹戒四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四夷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四夷竊

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亟使小人無得生干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臣若水通曰任伯雨因天變以君子小人宫廷中國四夷分别陰陽使徽宗知警所以扶陽抑陰使君子進小人退正宫闈以正朝廷中國治而四夷可攘矣何天變之不可弭哉惜乎徽宗不足以語此後之人君尚宜鑑諸

宋徽宗崇寧五年正月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寛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黄門至朝堂毀碑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命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歳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歿稍復其官盡還諸從者

臣若水通曰徽宗以星變毀黨人碑而弛其禁還諸謫從者盡復其官罷新法停歳貢可謂應天以實者

矣後之人君止於避殿減膳欲以行故事而消天變不亦難乎夫天居高聽卑不容以偽者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

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

臣若水通曰大霖雨陰甚之象也四夷犯中國小人陷君子臣下蒙君上皆其應也高宗不思二帝母后窮苦受制于敵而去邪用賢以大恢復事之闕孰有大於此者哉張守之言可謂因事儆戒急先務者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勲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

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

臣若水通曰王安石欺君悮國幾危社稷宗廟神宗之罪人也乃以配享神宗天地神人豈可欺邪其為此舉者是又罪人之罪人也高宗感大雨遂因趙鼎之言而罷其配享且有罪己悔過之詔可謂能畏天之威矣宋之社稷宗廟不至危亡者其賴有此乎故

人君不可不常存警戒之心

宋寧宗嘉定五年秋八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爾己夘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葢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

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

臣願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氣也如父母之於子喘息呼吸無不相通故人君之於天地如長子之於父母一氣相通天喜亦喜天怒亦怒故恐懼之心每感於上天譴怒之時豈偽為之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為是故

也風霆雷雹天怒之尤彰著者也而加於太廟天怒之尤彰著而切近者也德秀之言可謂至矣惜乎未聞寧宗因此而有警悟也後之人君當知父母宗子之義斯可以克謹天戒矣

寧宗嘉定十五年蒙古特穆津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

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之大德曰仁故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以仁天下者也耶律楚材稱一時之傑平日不能輔養君德引君當道以志於仁及特穆津屠城滅國而乃假角端以懼之尚大掠忻都而還猶為善承天心乎

宋理宗寶祐三年春正月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娼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有所警則惕厲之心生無所警則逸豫之心勝此天理人欲相勝之幾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決也元夕張燈侈靡奇技雜進快心人主之逸樂也牟子才因迅雷進諫使理宗惕厲之心勝其逸豫之私由是而遏人欲存天理德可成矣猶正之士

勑天之言人主可不常聞乎

元成宗大德七年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隂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宫專政故履謙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成宗末年朝廷之政内决于宫閫外委

于權幸覆議之言天道人事之對証矣尚何必他求所以致之之由哉若夫弭之之道在獨斷以收中外之柄以剛制柔以陽御陰立君道以應天德建中和之極其感應之機雖位天地育萬物可也後之有天下之任者所當知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彗見紫微垣敕丞相鐵木迭兒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

各路差稅有差

臣若水通曰宰相輔人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陰陽不和星象垂變君相之責也彗見紫微垣所以示譴於君相切近災者也丞相顈森引咎避位仁宗負慝大赦可謂克謹天戒克有常憲者矣當時仁宗守成之治其君臣之交儆有如此者以視天變不恤遇災異為宰相者恬然不求策免為人君者以文應天晏然不知責已獨不愧於斯人哉

宋儒張載西銘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臣若水通曰不愧匪懈君子終日乾乾之心所以存

心養性也故君子之學存儆戒之心隨處體認是之

謂不懈不懈則不愧而心性以存而無忝所生矣無

忝所生則事天之功至矣體乾父坤母之所生而全

歸者其在於學乎此又為大君宗子所宜致力焉者

也

程頤代作應詔上神宗書云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

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恐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為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顧陛下内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

臣若水通曰程頤此言儆戒之意備矣惜乎神宗溺心於功利而不知省使天祚宋唯其言而從之兢兢業業自持吾見萬姓咸和庶物咸若可致之祥將至矣

程顥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臣若水通曰雹者陰陽相搏不和之氣也聖人極中和之至也故無之雖有之不為災是反災為祥也聖人即天地也蔡沉曰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能易之者

人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君人者其毋自荒于佚
樂也哉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程頤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
葢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天變則不能為
災亂世則為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
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

臣若水通曰日蝕雖有定數然亦有當蝕不蝕者矣
人君之於天一體者也如子之於父母者也豈有父

毋有變而子不動心者乎豈有天變而人君不恤者乎春秋書之明天人感應之理也明人君事天之道也

胡安國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臣若水通曰災害之成否係於人君之一心爾有反身脩德之誠則變災為祥怠荒弗悛則咎禍必至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不戒哉

張載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臣若水通曰儆戒之道二順與逆而已矣何謂順富貴福澤是也所以奉順於我厚吾為善之資也何為逆貧賤憂戚是也所以拂亂於我而增益其所不能也然而富貴福澤之為儆也順而難貧賤憂戚之為儆也逆而易君子之學體認天理故能見大見大則心泰而富貴貧賤處之一矣人君處崇高富貴之位

當從事於斯焉

楊時述曾文昭公率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

臣若水通曰於此可以覘知宋室之不競矣唐虞君臣相為儆戒宋之時何時哉天災時見於上民食大屈於下脩德以弭患猶恐其不及也而乃君臣飲食燕樂玩之若罔聞知焉可以為國乎後之人君大臣

不可不鑒戒於斯也

張栻曰紹興六年六月臨安地震王司諫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邪女子小人四夷盜賊皆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之四夷盜賊則備之恐懼祗畏以應天心此先哲王所以中興也

臣若水通曰王縉地震之疏最為明白痛切為君者聞之亦可以儆矣而若罔聞知至陰類長勝坤德不寧小人誤國是四夷侵中華遂於危亡而不可救矣

悲夫

張栻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臣若水通曰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人即天心也心即天也故知天之天者荒知心之天者王唯人主知心之天焉則無往而不知儆而善心生矣善心生則治道成而天下可保矣是故人主莫大於自儆

國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鑒萬幾未免有勞聖慮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警恒生於所勉而怠恒生於所忽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所忽也夫惟我太祖高皇帝區夏肇造撥亂反正雖當四海咸寧之日而每懷宴安之懼亦古人安不忘危之意也聖子神

孫得以享悠久之治者孰非太祖一念憂勤之所致歟伏惟皇上以祖宗為法則帝業萬世無疆矣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宏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

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臣若水通曰驕侈之心縱欲之萌危亡之道也大夫而驕侈則失其家諸侯而驕侈則失其國天子而驕侈則失其天下不可不防之於其始也我太祖高皇帝因陳氏鏤金之床而有驕侈覆轍之戒益有以先見其幾矣其聰明睿智豈不高出於千古帝王之上也哉伏惟聖明念太祖之言而存儆之意則社稷大

幸

洪武十年九月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政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達旦即臨朝晡時而還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

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燕安鴆毒夫燕安若小事也而比之鴆毒焉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二者之間生死以之可不戒哉太祖皇帝憂勤一念終始如

一其所以拳拳戒告於羣臣者如此真有以契乎周
公無逸之戒矣臣願聖明以皇祖為法終日乾乾不
自暇逸則萬世社稷之福矣
國朝孝慈皇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
眷之祖宗佑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
時而儆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而謹飭
於朝夕則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為子孫無窮
之福

臣若水通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人君安富尊榮而不知戒其能免於亂亡者能幾何哉是故君子有儆戒之道也觀我孝慈太皇后之言則所以大成内助之功而培養無疆之業者端不出於此矣詩云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太后以之宜謹書之以為萬世母儀天下者之龜鑑也

洪武丁亥皇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

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臣若水通曰伏覩皇祖與侍臣論前代興亡之故即大學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之旨也道之得失則天命人心之得失繫焉人君苟心存天理主於忠信以實心行實政則有安富尊榮之福此兢惕之所以

興也心茍累於人欲日以驕泰則生於心害於政而有亂亡傾覆之禍此驕侈之所以亡也聖子神孫體皇祖之心而監其所監則可以祈天永命於無窮矣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皇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攸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

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當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閲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惟朕心聞之愈警惕

臣若水通曰無逸一書周公葢自其繼日待旦憂勤惕厲之心發之也有是心則天理著見失是心則人欲横流天理著見則天命歸焉人欲横流則人心叛焉此興亡之所由决也皇祖開國立極之餘因進講

無逸之書探周公之心深體警戒之義甚盛心也聖
子神孫監于成憲每於進講之時深存警惕開心論
難一如聖祖之規則啓心沃心之學可致而日不知
其盛德大業之成矣

格物通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敬天上

易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臣若水通曰六二以虛中受益虛者誠也祭祀以誠為享王者之享帝萬物本乎天也所以報本也虛中則齊一齊一則誠誠至則格矣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吉孰大焉故曰惟聖人為能享帝

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臣若水通曰雷在地中一陽始復之時生生之機萬化之本也弗靜則弗養弗養則弗固先王順天道者也閉關於冬至之日使商旅不行后不巡狩也夫天人一氣也禁乎人而安靜以養乎天也養則固固則生物勃然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人則為陽也人君致養於始發則發之沛然及於四海矣所以賛化

育而配天者也敬天其至矣

書虞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臣若水通曰此乃史臣記帝堯敬天勤民之政也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也若順也昊天廣大之天歷是紀數之書象是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者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

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夫在天成象在人為時天象各有常度四時各有常運不得乖違人君代天理民者也非敬則不能順天度以歷象不順即不敬也不敬順乎天以歷象故陰陽不序而寒暑反易安能定四時以敬授乎民使知耕穫之候人事之序乎此堯放勲之治首汲汲於此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始終一敬爾為人君者奉天理

民可不敬乎

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於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所以致誠敬也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上帝天神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是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

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是也人君為天地百
神之主故舜於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乃
攝位之始事也類禋望徧其為祭之名不同而所以
感格之者不越乎此心之誠敬而已人君祭天地百
神可不致其誠敬乎

詩大雅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臣若水通曰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渝變也王

往也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及爾出王言無所往而不與天俱也及爾游衍言無一游息而不與天俱也程顥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故人性情形體皆天也喘息呼吸皆天也飲食起居命討典禮皆天也故此詩語敬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人之外别有所謂天者哉曰及爾出王游衍則我之出王游衍者皆天之所為也天與人其氣一也其心一也其理一也苟動静食息心有不敬焉

是不敬天矣人而至於不敬天是得罪於天也可不畏哉

周頌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戒之之辭葢羣臣之意欲王持敬以保天命也敬者主一之謂中庸所謂戒慎恐懼也即天理也言天理至為顯著人君當敬之以顧諟天之明命也思語辭也不易言

難保也士事也存天理則天命眷之失天理則天命去之其去就予奪之幾無常而難保也是以人君與天其勢雖若懸絶然事之隱顯大細遠邇天無不陟降而日監視之人君當無一念而不敬以合乎天理則天命歸之矣然則吾心即天也有天下者烏可謂天為高遠忽而不敬乎於戲天人一理也伏惟聖明凝神於斯則敬立而天命自永矣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行有常度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臣謂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食則以陰乘陽君德蒙蔽之象故書之將以警懼乎君也為人君者果能欽若昊天用慎厥身凡權臣之竊柄内寵之扇惑陰崖寒谷之隱情不得聞於上者悉旁燭無疆則更化善治萬邦惟慶亦猶日之晦而復明也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其更也人皆仰之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臣若水通曰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臣謂萬物本乎天地人君者天地人物之宗也敬天者人君之

所以事天也宋公感淫雨之變以不能敬事天地為罪引咎責躬其亦可謂賢矣

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臣若水通曰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救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臣謂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順天之所為理而已矣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齊魯隣國也懿公不能脩殷聘世朝之禮又怒曹而伐之是棄天褻天矣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畏天樂天固保國保天下者之責也

成公五年梁山崩

臣若水通曰梁山者韓國之鎮天下之具瞻也崩者紀綱淪替法度廢弛之象匪天之警乎一國也將以警乎天下也天將以警乎天下御天下者因之而自警若成湯六事自責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使三綱不至於淪九法不至於斁則梁山之崩不能為國家之災矣當時君臣無畏天之心不知出此惜乎

禮記月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

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又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臣若水通曰靜事無刑者不以陰助陰也定猶順也夫天人一也人之氣天之氣也故陰陽消長之際君子必謹於身謹於身所以事天也吾身即天也仲夏日長極矣陽盡午中陰恥重淵故爭焉於是乎陽死

而陰生矣是以君子齋戒有五事焉所以調陽躁而備陰疾也仲冬日短極矣陰往而陽來之交也故爭焉於是乎萬物之生機動矣是以君子齋戒有五事焉易所謂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微陽也文言曰後天而奉天時此之謂也

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臣若水通曰人君事天莫大乎郊是故聖人之制郊

也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有文以示外心之勤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者所以尚質也祭之日被衮以象天者所以尚文也聖人之心一而已矣何有內外之别蓋質以示內天之性也文以示外天之象也其實一也故事天者因丘以壇掃地以位藳秸以席素車以乗皆以廣內心之質也鎮圭以執繅藉以采旂龍以章黃鍾以鈞皆以廣外心之文也故曰事天者內外合一情文兼備然後敬天之事畢矣

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事天如子之事父母父母怒而不畏者非孝子也天怒而不畏者非仁人也故疾風迅雷甚雨者天之怒也晝則必變其容貌夜則必興而衣冠所以致敬也昔者舜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以其敬心存也後之人君欲事天者必以存心爲本

祭法燔柴加牲玉于上欲氣通于天於泰壇即圜丘祭天也瘞埋於埋牲幣也太折即方丘祭地也用騂犢句埋少牢羊豕於太昭壇名祭時也相近當作祈禳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壇名祭日也夜明祭月之坎祭月也幽宗星之隱也祭星也雩宗求雨之處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臣若水通曰祭法此言祭天地六宗山川羣神之禮敬天之道也何以為敬天也凡地之所載皆天也是

故祭天而燔尚升陽也祭地而瘞尚降陰也然而天地之祀正矣四時不忒則于太昭寒暑不時則于坎壇王者日之象也祭日于王宫夜明月之坎也祭月于夜明幽宗之隱以祭星也雩宗之禱以祭水旱也然而六宗之祀正矣祭四方則于坎壇以至山林川谷丘陵所謂百神者天子皆得祭之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然而山川羣神之祀正矣若此者皆天也氣之所貫無一而非天也敬也者通乎天地而無不貫者

也是故敬則誠誠則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而敬天之事盡矣伏惟聖明為天地神人之主惟聖教日躋以盡事天之道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於無疆矣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

臣若水通曰饗帝謂祭天也天人一理也聖人之誠純亦不已與天一也與天一故不違不違故感之而能應記曰祭則受福又曰郊則天神格匪夫神之格也精誠之極也後之人君欲事天者可不素養其誠

敬乎

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臣若水通曰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言其公也聖人公天下之心故與之合是故三王之治天下者亦惟奉若天道而已葢以其至公無私之心發而為兼臨溥照之德而萬物得所故三光全寒暑時天地位萬物育矣後之有志于三王之治

者盡于兹乎法焉

表記予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臣若水通曰人君無時而非事天也郊社祭祀特其事之顯著者爾是故三王之祀天地其心足以有享矣而猶不敢不卜日焉言無一而不稟之於天地神明而不敢以已私主之也不敢褻也不敢也者不敢也敬天之至也雖然後之人君之於天匪徒卜日之

為敬也當無時而不敬則無時而非事天然後謂之敬天焉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臣若水通曰粢盛謂黍稷也秬者一稃二米和氣所生者鬯欝金香草以秬鬯作酒以祭也以天子之尊耕非無人也而必親耕者以力養也夫天子者天之宗子也天子之事天猶子之養父母也舜曰我竭力耕田以養父母知人子以力養親之道則知天子親

耕之義乃敬天之至者也惟聖明其留神焉

周禮地官救日月則詔王鼓

臣若水通曰日月天之精也天人一體欣戚相通者也日月薄蝕天之大變如痛之切身人君於此能不動心乎故詔告之者欲其恐懼脩省親伐鼓以救之所以致敬於天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臣若水通曰天者理而已矣大事小小事大皆天之所為乃天理也仁智之樂天畏天雖有保國保天下之殊然而一於敬天矣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為人君者所宜三復以養之於素也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臣若水通曰四卜凡四卜也不從不吉也免牲不郊也望謂祭山川也魯之郊也其非禮矣牲成而卜郊又非禮也四卜不從而後止之又非禮也不郊而猶三望又非禮也是之謂瀆故瀆禮斯瀆天矣宜春秋書之以為人君事天之戒也

格物通卷十三

格物通卷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敬天下

漢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天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臣若水通曰人恒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何也葢憂患則敬心生安樂則怠心生此死生之辨也故國有天

變之譴必惕然思敬矣明帝日食之詔其知道乎後之君天下者幸無忘事天之敬焉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脩宫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爾

臣若水通曰明帝因日食求言反已自責又恐久而致怠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明帝有焉可謂能敬天者矣永平之政為東都首稱謂不本於是乎吁後之人主遇日食則曰曰天之常數也天不可知也謂之敬天可乎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宫中驚擾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

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

臣若水通曰大風拔木天惡秦主生之暴也于此恐懼脩省猶懼弗勝矧可益加毒虐也邪然而生遭非刑死獲惡謚豈不宜哉

晉穆帝升平二年九月秦大旱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

臣若水通曰苻堅何人也遇大旱猶能敬天憂民而

旱不為災而况天下英明之主不為符堅者乎

齊武帝永明元年二月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災青在我禳之何益

臣若水通曰語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故天文失度非禳可免者一時有司皆鄙夫也武帝克已隆政以應天其庶幾乎

隋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稱封禪秋七月丙午詔曰豈

可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

臣若水通曰封禪者其昉於秦之侈心乎聖王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功德莫大焉未聞有封禪之事也內以自欺外以欺人下以欺山川上以欺天書曰矯誣上帝此之謂也至有為天書符命以亂天下皆充此心而已觀隋文帝却羣臣之言其亦賢矣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藴

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人君之道在體天之心而已矣能體天心則以一人治天下而所以富壽安逸之者無不至矣是之謂事天是之謂仁人是之謂天之孝子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唐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

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寛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啣寃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寃决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臣若水通曰人君奉若天道春生秋殺仁育義正行

天之理而已矣馬植所言欲誅罪戮姦雪冤决滯庶乎合天心矣宣宗尚何疑議之也哉

後梁均王龍德元年秋七月吳徐温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金未能辦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臣若水通曰饗帝貴誠苟誠矣雖二簋可也徐温庶

乎知先王制禮之意矣外此而惟求侈泰之務焉是
褻天矣可謂之能事天乎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閏五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
屋拔木吹擲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
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
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
如脩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脩德延乂對請讀
貞觀政要而灋之

臣若水通曰延乂所謂弭災莫如脩德是矣而謂請讀貞觀政要而瀘之恐非弭災之急務也葢脩德莫先於誠敬使延乂能知先王敬德祈天之學由一心以達之政事之間無往而不敬焉則事天之道盡而天意可回矣惜乎延乂不足以及此

賈誼新書曰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

臣若水通曰招作昭言天明示以戒也文公出畋人欲也因大蛇而知天之戒則天理矣是之謂敬天故五罪陳蛇魚爛而成霸業天人之際如此夫

劉向說苑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臣若水通曰皐陶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故善觀天者觀諸民心而已矣管仲之言誠不誣也古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君人者顧諟天之明命則動罔非天一念之微恵及天下則上天之所謂聰明明威不必求之民心而在吾之心矣

班固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

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喘息呼吸通乎天人之氣即天之氣也冬至不動兵不舉事禁商旅所以養微陽也敬天之至也然則後世事日多欲日熾得無損天地之氣乎

宋欽宗靖康元年六月天狗星隕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外域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

不宜惑其諛説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臣若水通曰天民一理而德者所以感格天人上下之幾也故敬天之實在恤民恤民之要在脩德譚世勣之告欽宗以敬天之道而欽宗能除民間疾苦之事可謂得敬天之實矣惜乎脩德之學猶未之聞是以一時恤民之政雖行而不知脩德以為之本爾書言咸和萬民在於疾敬德豈虛語哉後之人君欲敬天勤民則盍反其本矣

宋孝宗乾道七年正月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即天也人君能自敬即敬天矣豈求之外邪天固在我敬又何形可圖求之於外而惟形是圖此孝宗之所以不競也虞

允文躬行敬畏之言庶乎知本矣帝雖然之果能行
之乎後之人君欲敬天者當如成湯顧諟天之明命
而後可
宋儒伊川程頤治平二年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臣聞
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
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
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
保隆平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人定者勝天故能易天之成數者人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豈德政有缺是或常數而終不能為災者堯湯之德政有以勝之也商王中宗有桑穀之祥高宗有雊雉之異二王增脩德政王道復興此已然之大效也人主之遇災變其可不思所以消弭之術哉

程顥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曰伏覩詔勑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伏覩前史所載

彗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葢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以順天在陛下而已

臣若水通曰傳云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也人君於此苟能悔過遷善則可變災而為

福不然禍將及矣故晏子曰可祝而來可禳而去也伏惟聖明或遇此災變亦嘗凝神自省思所以除舊布新以為消變之本乎

朱熹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臣若水通曰人莫不有天也已即天也則夫言行政教喜怒用舍黜陟賞罰皆天也人惟不知其有爾夫天者理也王者知而畏之則存諸心施之政達諸事

無一而非天理矣後世庸主則罔知而不畏是以言行之不信政教之不立喜怒之不公用舍之不當黜陟之不明賞罰之不行而與天相違矣然則為人君者可不知其天以敬之乎

五峰胡宏曰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臣若水通曰天命天時一中而已矣惟君子而知畏

之順之焉故不敢過其中也小人不知畏而順之故失其中而過焉君子小人之分一念之敬肆也人主其可不知所以取舍也哉

國朝吳元年六月久旱皇祖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自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已誠以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詔免今年田租

臣若水通曰民心即天心也天心即君心也故感之
而無不應焉皇祖因旱致齋宮中其心可謂克謹天
戒矣既而雨應雖有羣臣復膳之請然猶自責下兒
祖之詔一念敬天之誠無息也何災之不可弭邪
洪武元年八月太祖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
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
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邪卿等同
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瓛等對曰古人

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于變可弭今陛下脩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爕貽憂聖衷咎在臣等太祖高皇帝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我皇祖因火災水旱自責省愆而叅政傅瓛引咎調爕君臣警懼宛然虞廷勑天之氣象矣此其所以克協天心而長保無疆之福者也

伏惟聖明當法皇祖敬天之心而宰輔諸臣宜法傅巘調爕之咎而後君臣克艱而可變災為祥矣

洪武四年十月太祖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甞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臣若水通曰末世之君類皆以祥瑞為喜觀天馬之歌神雀之號可見也至於災異則厭聞焉或聞之若罔聞焉者衆矣我聖祖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而且有欺蔽之慮非惡祥瑞也惡其有以開人主之驕心也非喜災異也喜其有以起人主之懼心也是故驕心生則人欲肆亂之所由成也懼心生則天理長治之所由成也若太祖者豈非高世之智為敬天之至乎伏惟皇上身體而法行之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通於天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必天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皇祖人君言行皆通於天之一

語其可謂知道矣以之諭皇太子可謂得養太子之本矣三代之所以有道之長皆原於此葢人主知天之在已則凡所以敬其身者何所不至乎則凡所以惠於民者何所不至乎由是言之言行不善則逆乎天殃乎民而為禍無窮矣為人君者可不敬乎

洪武二十年四月丁卯上御華葢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臧否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

惟脩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爾

臣若水通曰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有不得其常者或者疑焉殊不知非不常也天未定也皇祖之諭獨歸之理與時焉夫然後千古之惑可定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積善而福終不至者未之有也積惡而禍終不及者亦未之有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

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形於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茍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臣若水通曰聞祥瑞則多喜聞災異則多懼多懼則戒慎之念存多喜則驕泰之心縱矣皇祖因五色雲見學士以為美慶乃諭之以災祥在德然則災曰脩德祥亦曰脩德一災一祥皆懲勸成德之具也惟聖

明以法祖敬天為心以脩德致治為本天下幸甚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

臣若水通曰監名欽天表敬天也堯典曰欽若昊天

敬授人時人君敬以直内又必齊七政建五行定四

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後

先以興作寢息焉盖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敬天之至也是故聖祖於是監改前代司天曰欽天

者其敬授人時乃所以敬天也

諸司職掌儀部傳制凡大祀前三日陳設如常儀文武官各具朝服詣丹墀拜位鍾聲止儀禮司跪奏請陞殿樂作皇帝御華蓋殿具皮弁服出升座樂止鳴鞭訖贊四拜傳制官詣御前跪傳制由東門出至傳制位稱有制賛跪宣制云洪武某年正月某日大祀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自某日為始致齊三日當敬慎之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所敬者惟天而已爾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我聖祖創制立法凡大祀天地命

百官致齋三日君臣上下一於誠敬聖子神孫世守以為家法可謂盡事天之道矣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爕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

臣若水通曰新正朝賀宴會大禮也我太宗文皇帝

因日食之變輙廢之其自責自艾而敬天之威者至
矣宜其受天之福而流慶無疆也聖子神孫其可不
法祖宗以事天乎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
算英宗皇帝召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乃失推步
如此因言湯序以侍郎掌監凡有災異隱蔽不言或天
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
削而進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聞且朝廷正欲知災異

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
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
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左遷太常少卿
臣若水通曰序所謂熒惑主心矯誣上帝者也罪莫
大焉我英宗皇帝獨能灼知序之姦至褫職而不貸
其敬天之心信乎卓冠羣倫矣

格物通卷十四